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七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七千五百三十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七十七

宋

神宗皇帝

熙寧三年春正月罷判尚書省張方平

初帝欲用王安石方平以為不可及是方平服闋還朝以觀文殿學士判尚書省安石言留之不便遂出知陳州及陞辭極論新法之害帝為之憮然未幾召

為宣徽北院使留京師安石深沮之方平亦力求去
乃復出判應天府

二月河北安撫使韓琦請罷青苗法王安石稱疾不朝
詔諭起之

琦上疏曰臣準散青苗詔書務在惠小民不使兼并
乘急以邀倍息而公家無所利其入今所列條約乃
令鄉戶及坊郭戶借錢一千納一千三百是官自放
錢取息與初詔相違又條約雖禁抑勒然不抑勒則

上戸必不願請下戸雖或願請請時甚易納時甚難
將來必有督索同保均賠之患陛下躬行節儉以化
天下自然國用不乏何必使興利之臣紛紛四出以
致遠邇之疑哉乞罷提舉官委提點刑獄依常平舊
法施行帝袖其疏以示執政曰琦真忠臣雖在外不
忘王室朕始謂可以利民今乃害民如此且坊郭安
得青苗而使者亦彊與之王安石勃然進曰苟從其
所欲雖坊郭何害因難琦奏曰如桑弘羊籠天下貨

安石抗章神宗
其謝成何政選
即安石果正人
猶尚不可而況
不正乎當謂神
宗之信安石有
若病狂此亦宋
室治亂安危之
所關有非人力
之所能為者至
趙抃素稱骨鯁
卒不知新法病

財以奉人主私用乃可謂興利之臣今陛下修周公
遺法抑兼并振貧弱非所以佐私欲安可謂興利之
臣乎帝終以琦說為疑安石遂稱疾不出帝諭執政
罷青苗法趙抃請俟安石出安石求去帝命司馬光
草答詔有士夫沸騰黎民騷動之語安石抗章自辯
帝為異辭謝之且命呂惠卿諭旨韓絳又勸帝留安
石安石入謝因言中外大臣從官臺諫朋比欲敗先
王正道以沮陛下此所以紛紛也帝以為然安石乃

民何來聞出一
言以救正及神
宗因韓琦奏論
罷青苗機有可
乘特仍請俟安
石之出是誠何
心迨後悔恨求
去所謂嗟其泣
矣何嗟及矣

起視事持新法益堅以琦奏付條例司命曾布疏駁

刊石頒之天下琦申辯愈切且論安石妄引周禮以

惑上聽皆不報

時文彥博亦以青苗之害為言帝曰吾遣二中使親問民間皆云甚便彥

博曰韓琦三朝宰相不信而信二宦者乎先是安石陰結入內副都知張若水押班藍元振為助帝遣使

察府界張戩事適命二人二人使還極言民情深願無抑配者故帝信之不疑

以司馬光為樞密副使固辭不拜

光素與王安石厚及行新法貽書開陳再三又與呂

惠卿辯論于經筵安石不樂帝欲大用光訪之安石

安石曰光所言盡害政之事所與盡害政之人而欲
寘之左右使預國論則異論之人倚以為重韓信立
漢赤幟趙卒氣奪今用光是與異論者立赤幟也及
安石稱疾不出帝乃以光為樞密副使光辭曰陛下
所以用臣蓋察其狂直庶有補于國家若徒以祿位
榮之而不取其言是以天官私非其人也臣徒以祿
位自榮而不能救主民之患是盜竊名器以私其身
也陛下誠能罷制置條例司追還提舉官不行青苗

助役法雖不用臣臣受賜多矣青苗之散使者恐其
逋負必令貧富相保貧者無可償則散而之四方富
者不能去必責使代償十年之外貧者既盡富者亦
貧常平又廢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民之羸者必
委死溝壑壯者必聚而為盜賊此事之必至者也疏
凡九上會安石復起視事乃下詔凡光辭收還敕詔
知通進銀臺司范鎮封還詔旨者再帝以詔直付光
不由門下鎮奏曰由臣不才使陛下廢法乞解其職

許之

解韓琦河北安撫使

琦以論青苗不見聽上疏請解河北安撫使止願大名府路王安石欲沮琦即從之

三月始以策試進士

初同知貢舉呂公著在貢院中密奏言天子臨軒策士而用詩賦非舉賢求治之意乞出自宸衷以諮訪治道至是上御集英殿試進士遂專用策賜葉祖洽

祖洽明知新法
出於執政對策
巧為阿諛以希
進取其心術已
不可問甚歎斥
祖宗之政為因
循苟簡悻悻極
矣俾以大義實
憲其所不容司
衡者意固難用
上第充其伎倆
亦孰不可忍乃
神宗毫不介意
其何以示臣子
之歸哉

字數初
即武入
以下三百人及第出身祖洽策言祖宗多因

循苟簡之政陛下即位草而新之考官宋敏求

字次道

之蘇軾欲黜之呂惠卿擢為第一

軾言祖洽詆祖宗以媚時君而黜多

士何以正風化乃擬答進士策獻之帝以示王安石

安石言軾才亦高但所學不正又以不得選之故其

言逆跌蕩至
此數語然之

置刑法科

帝因王安石議謀殺刑名疑學者多不通律意遂立

刑法科許有官無賊罪者試律令刑統大義斷按取

其通曉者補刑法官未幾選人任子亦試律令始出
官又詔進士自第三入以下試刑法或言高科不試
入不以為榮乃詔悉試

貶知審官院孫覺

字莘老
高郵人

知廣德軍

宋置今為
州隸江南

時青苗法行首議者謂周官泉府民之貸者至輸息
二十而五國事之財用取具焉覺條奏其妄曰成周
賒貸特以備民之緩急不可徒與也故以國服為之
息然國服之息說者不明鄭康成釋經乃引王莽計

贏受息無過歲什一為據不應周公取息重于莽時

考周禮泉府民之貸者以國服為之息鄭注貸從官
借本也以國服為之息以其于國服事之稅為息也
于國事受國廩之田而貸萬泉者畀出息五百王莽
時民貸以治產業者但計贏所得受息無過歲什一
孔頴達疏萬泉畀出息五百二十而取一也王莽時
與周少異周惟據本微利莽則計本而據所贏多少
以取息假令萬泉而贏萬則微一千贏五千則微五
百無過什一據此周與莽時取息輕重甚明覺奏尚
未剖是詳盡
泉古與錢通

况國用專取具于泉府則冢宰九賦

將安用耶聖世宜講求先王之法不當取疑文虛說
以圖治安石覽之怒會曾公亮言畿縣散青苗錢有

追呼抑配之擾安石遣覺行視虛實覺言民實不願

與官相交望賜寢罷遂坐奉詔反覆敗知廣德軍

初覺

為右正言帝語覺欲用陳升之而罷邵亢覺即奏疏如所言帝以為希旨罷判越州安石早與覺善特授以為助自知通州召還累遷知審官院至是以覺不耐已遂逐之

夏四月貶御史中丞呂公著知潁州

青苗法行公著上疏曰自古有為之君未有失人心而能圖治亦未有脅之以威勝之以辯而能得人心者也昔日之所謂賢者今皆以此舉為非而主議者

韓琦趙鼎時地不同何至有終
甲以清君側之
事公著雖至愚
亦必不為此言
安石証奏不問
而知其妄言安
石既不悅琦復
怒公著欲假此
兩傷之神宗不
察公著遂爾坐
貶無佳小人之
志益逞也

一切詆為流俗浮論豈昔昏賢而今昏不肖乎會帝
使公著舉呂惠卿為御史公著曰惠卿固有才然姦
邪不可用王安石以是積怒公著証其言韓琦欲因
人心如趙鼎興晉陽之甲以逐君側之惡貶知頴州
命知制誥參政求革制明著罪狀敏求不從但
言數陳失實安石怒命陳升之改其語行之

趙鼎罷

安石持新法益堅執大悔恨上疏言制置條例司遣
使者四十餘輩騷動天下安石彊辯自用詆公論為

流俗違衆罔民順非文過近者臺諫待從多以言不
聽而去司馬光除樞密不肯拜且事有輕重體有大
小財利于事為輕而民心得失為重青苗使者于體
為小而禁近耳目之臣用舍為大今去重而取輕失
大而得小懼非宗廟社稷之福也奏入懇求去位乃
出知杭州

非長厚清修為政善應俗施教寬猛不同
以惠利為本韓琦稱為人中表議已不及

也

以韓絳參知政事

侍御史陳襄

字述古
侯官人

言王安石參預大政首為興利

之謀先與知樞密院事陳升之同領條例司未幾升
之用是為相而絳繼之曾未數月遂預政事則是中
書大臣皆以利進乞罷絳新命而求道德經術之賢
以處之庶不害于王政而足以全大臣之節矣不報

襄初由進士歷知縣事留意教化富弼薦之累官至
起居注改侍御史疏論青苗法不便請斥罷王安石
及呂惠卿以謝天下及是以言屢不用乞外帝惜其
去留修起居注逾年為知制誥安石欲出之帝不許
尋直學士院帝嘗訪人材之可用者襄以司馬光韓
維呂公著范純仁蘇軾等三十三人對安石益惡之

獨其書詔小失出知陳州考續綱目是條所載陳襄奏宋史襄本傳不載韓絳傳亦無之惟于襄本傳云乞罷韓絳政府以和太臣爭利而退者蓋即指此襄之意而言之也乃續綱目于八年襄罷學士院條又追叙其為御史時乞罷絳政府事屬重複今節錄襄本傳附注于此而襄罷學士院條刪不錄

以李定

字資深揚州人考李定有四一與蘇舜欽歙己見前一齊南入嘉祐治平中以風采聞一綏州

入陝西副都總管浩之父一即此後勅蘇軾

為監察御史裏行罷知制誥宋

敏求蘇頌

字子容南安人

李天臨

字才元成都人

定少受學于王安石舉進士為秀州判官孫覺薦之

朝召至京師李常見之問曰君從南方來民謂青苗

法如何定曰民便之無不喜者常曰舉朝方共爭是
事君勿為此言定即往白安石且曰定但知據實以
言不知京師乃不許安石大喜立薦對帝問青苗事
定曰民甚便之于是諸言新法不便者帝皆不聽命
定知諫院宰相言前無選人除諫官之比遂拜監察
御史裏行知制誥宋敏求蘓頌李大臨言定不由銓
考擢授朝列不緣御史薦寘憲臺雖朝廷急于用才
度越常格然隳秦法制所益者小所損者大封還制

書詔諭數四頌等執奏不已並坐累格詔命落知制

誥天下謂之三舍人未幾監察御史陳薦

字彥升祁州沙河人

言定項為涇縣主簿聞母仇氏死匿不為服定自辯

實不知為仇氏所生故疑不敢服而以待養辭官

考仇

氏初在民間生子為浮屠曰了元即佛印也後為國子博士李問妾生定又出嫁邵氏生蔡奴工傳神見

陸游老學

曾公亮謂當行追服安石力主之罷薦御

菴筆記

史而改定為崇正殿說書監察御史林旦

字次中福州人

薛

昌朝范育

字異之祥之子

復言定不孝之人不宜居勸講之

地并論安石之罪安石又白罷三人定亦不自安求
解說書乃授檢正中書吏房直舍入院

詔百官坐罪免杖黥著為令

知全州張仲宣坐枉法賦法官援例杖脊黥配海島

判審刑院蘇頌言于帝曰古者刑不上大夫仲宣官

五品今黥之使與徒隸為伍雖其入無可矜所重者

汙辱衣冠耳帝曰善詔免杖黥而流海外因著為令

罷監察御史裏行程顥張戢

字天祺
大梁人

右正言李常以謝

景溫

字師直
富陽人

為侍御史知雜事

顏言自古興治立事未有中外人情交謂不可而能有成者況于排斥忠良沮廢公議用賤凌貴以邪姦正者乎正使僥倖小有成事而興利之臣日進尚德之風浸衰尤非朝廷之福帝令顏詣中書議安石方怒言者屬色待之顏徐言曰天下事非一家私議願平氣以聽之安石為之媿屈戩與臺官王子韶論新法不便乞召還孫覺呂公著戩又上疏論王安石亂

法曾公亮陳升之依違不能救正韓絳左右徇從李

定以邪諂竊臺諫呂惠卿刻薄辯給假經術以文姦

言豈宜勸講居側

戢又詣中書爭之安石舉弱掩面而笑戢曰戢之狂直宜為公笑然

天下之笑公者不少矣陳升之從旁解之戢曰公亦不得為無罪升之有愧色

常上言均輸

青苗歛散取息傳會經義何異王莽猥祈周官片言

以汎毒天下安石遣所親密諭意常不為止又言州

縣散常平錢實不出本勸民出息帝詰安石安石請

令常具官吏主名常以非諫官體不奉詔安石既積

半臣後忘言官
紛紛乞罷臺諫
一空其至授期
當便居要職

堂拱手而聽其
可如何熙寧朝
局尚復成何景
象甚見求初定
制即更不得由
宰相薦引實為
防患未形也

怒言者而顯等以言不行亦各乞罷乃罷常通判滑
州戡知公安縣子韶知上元縣安石素善顯及是雖
不合猶敬其忠信但出為京西路提刑顯固辭乃改
簽書鎮寧節度判官數日之間臺諫一空安石以外
議紛紛請以姻家謝景溫為侍御史知雜事帝從之
五月詔罷制置條例歸中書以呂惠卿兼判司農寺

先是言者皆請罷條例司帝問安石可併入中書否
安石言修條例未畢且臣與韓絳共願是司每請問

奏事今絳在密院未可併請緩之至是絳入中書乃降詔以其事還中書又以手札諭安石凡修條例掾屬悉授以官青苗免役農田水利等法付司農寺命呂惠卿掌之

遼立賢良科

今進是科者先以所業千萬言進

分審官東西院六月罷知諫院胡宗愈

字允夫宿從子

舊制文選屬審官院武選屬樞密院至是帝與王安

石議分審官為東西院東主文西主武以奪樞密之
權且沮文彥博也彥博言于帝曰若是則臣無由與
武臣相接何由知其才而委令之哉帝不聽宗愈亦
力言其不可且言李定非才帝惡之手詔宗愈潛伏
嘉意中傷善良罷通判真州

以朱壽昌

字康叔揚州天長人

通判河中府

壽昌生三歲其父巽守京兆出其母劉氏母子不相

聞者五十年

考宋史壽昌本傳續綱目通鑑皆言劉氏方娠而出壽昌生數歲方還父家王

側東都事畧則云壽昌既生而出與蘇軾志林魏泰東軒筆錄所載畧同軾與壽昌同時必不誤今依東

都事畧
改輯

壽昌行四方求之不得飲食罕御酒肉與人

言輒流涕及知廣德軍

續綱目誤作
廣川今改正

與家人訣棄官

入秦誓不見母不還行次同州得馬劉氏時年七十

餘笑京兆守臣錢明逸以聞詔壽昌赴闕時言者共

攻李定不服母喪王安石力主定因忌壽昌及壽昌

至但付審官院折資通判河中府

時蘇軾作詩及序
贈壽昌且譏世之

不養者定
見之大恨

居數歲其母卒壽昌居喪幾喪明天下稱

其孝

秋七月罷呂公弼知太原府以馮京

字當世
江夏人

為樞密副

使

公弼以王安石變法數勸其務安靜安石不悅公弼

具疏將論之從孫嘉問

字望之

竊其藁以示安石安石

先白之帝怒遂罷公弼知太原府呂氏號嘉問為家

賊京為御史中丞言薛向總利權無績效近者復除

天章閣待制于待從為最親非向人材所堪處帝不

悅以語安石安石請改用京帝從之以為樞密副使
八月夏入寇環慶州以韓絳為陝西宣撫使

先是夏人築諾

和舊作關訛今改

堡知慶州李復圭

字審言徐州豐人

合蕃

漢兵三千遣裨將李信劉甫襲之大敗還復圭斬信
等以自解復出兵追夏入殺其老幼二百以功告捷
至是夏入大舉入環慶分其軍多者號二十萬少者
不下一二萬攻大順城及柔遠等砦游騎至慶州城
下九日乃退鈴轄郭慶等數人死焉韓絳請行邊乃

以絳為陝西宣撫使授以空名告敕得自除吏尋命

兼河東宣撫使

九月以曾布為崇政殿說書兼判司農

王安石嘗欲置其黨一二入于經筵以防察奏對者

呂惠卿遭父喪去職安石遂薦布代之布資序淺入

尤不服尋罷

山陰陸佃嘗受經于安石至是應舉入京師安石問以制政佃曰法非不善但

推行不能如初意還為擾民安石驚曰何乃爾吾與惠卿議之久訪外議佃曰公樂聞善古所未有然外間頗以為拒諫安石笑曰吾豈拒諫者但邪說營營顧無足聽佃曰是乃所以致入言也明日召佃謂之

曰惠卿言私家取債亦須一雞半豚已違李承之使
淮南質實矣既而承之還詭言民無不便佃說遂不
行陸佃字農師李
承之字奉世濮人

以劉庠知開封府

庠不肯屈事王安石安石欲見之或以為言庠曰安
石自執政未嘗一事合人情往將何語邪卒不往上
疏極言新法非是帝曰柰何不與大臣協心濟治乎
庠對曰臣知事陛下而已不敢附安石也

曾公亮罷

公亮初嫉韓琦故薦王安石以間之及同輔政知帝
方向安石凡更張庶事一切陰助之而外若不與同
者嘗遣其子孝寬

字令綽

參其謀至帝前畧無所異由

是帝益信任安石安石深德之公亮以老求去遂拜

司空待中集禧觀使

蘇軾嘗從容責公亮不能就正公亮曰上與介甫如一人此乃

天也然安石猶以公亮不盡阿附已聽其罷相

以馮京參知政事吳充為樞密副使

河東麟府豐三州

此豐州宋嘉祐中以羅泊川掌地置故城在今葭州府谷縣其唐故

河東三州兵械
不修廢弛已非

一日凡曾蒞斯

土者歟羅惟均

乃現職既皆受

總馮京以前帥

自初獨示優容

且不惟宥之又

從而權居政府

堂罰不亦倒置

豐州前已
沒于西夏

城壘兵械不治官吏皆受譴京以前帥本

道上章自劾優詔不聽進參知政事充性謹密在西

府數言王安石之非

策賢良方正之士熙台州司戶參軍孔文仲

字經父
新喻人

詔舉賢良帝親策之太原判官呂陶

字元卿
成都人

對曰陛

下初即位願不惑理財之說不間老成之謀不興疆

場之事陛下措意立法自謂庶幾堯舜然以陛下之

心如此天下之論如彼獨不返而思之乎及奏第帝

顧王安石取卷讀讀未半神色頓沮帝覺之使馮京
竟讀稱其言有理台州司戶參軍孔文仲策凡九十
餘言力論安石所建之法非是宋敏求第為異等安
石怒啓帝御批罷文仲還故官齊恢字熙業蒲陰人孫因封
還御批范鎮上疏臣所薦孔文仲草茅疎遠不識忌
諱且以直言求之而又罪之恐為聖明之累不聽呂
陶亦止授通判蜀州

罷翰林學士司馬光

光求去上曰王安石素與卿善何自疑光曰安石執政凡忤其意如蘓軾輩者皆毀其素履中以危法臣不敢避削黜但欲苟全素履且臣善安石孰如呂公著安石初舉公著後亦毀之彼一人之身何前是而後非必有不信者矣求益力乃以端明殿學士知永興軍

冬十月陳升之罷

升之既與安石忤安石數侵辱之升之不能堪稱疾

卧家逾十旬乃出會母喪去位

敗秦鳳經畧使李師中

字誠之楚邱人

知舒州

先是建昌軍

宋置今江西建昌府是

司理王韶

字子純江州德安人

詣闕

上平戎三策以為西夏可取欲取西夏當先復河湟

欲復河湟當先以恩信招撫沿邊諸種自武威之南

至于洮河蘭鄯

注俱見前

皆故漢郡其地可以耕而食其

民可以役而使幸今諸羌瓜分莫相統一此正可并

合而兼撫之時也且唃廝囉子孫轄戩

棟戩養子類爾古之子亦名本

把

差戩為諸戎所畏若招撫之使糾察宗黨制其部

族于漢有肘腋之助且使夏人無所連結策之上也

帝異其言召問方畧王安石以為奇請以詔管幹秦

鳳經畧司機宜文字詔請築渭涇上下兩城屯兵以

撫納洮河諸部下師中議師中以為不便詔師中罷

帥事詔又言渭源

西魏縣宋置若元仍為縣今屬鞏昌府

至秦州良田

不耕者萬頃願置市易司頗籠商賈之利取其贏以

治田乞假官錢為本詔秦鳳經畧司以川交子易物

貨給之命韶領市易事師中言韶所指田乃極邊弓

箭手地耳又將移市易司于古渭

宋若皇祐中置後為鞏州今鞏昌府

治是恐秦州自此益多事所得不補所亡安石主韶議

為削師中職徙知舒州而以竇舜卿

字希元安陽人

知秦州

與內侍李若愚按問田所在僅得地一頃地主有訟

又歸之矣舜卿若愚奏其欺安石又為謫舜卿而命

韓鎮鎮遂附會實其事乃進韶太子中允

初師中任州縣師狀

報包拯參知政事或曰朝廷自此多事矣師中曰包公何能為今知鄆縣王安石者眼多白甚似王敦他

日亂天下者心斯人也世貴其先識
古舊作阿里骨本把戡舊作邦彪歲今改
額爾

翰林學士范鎮致仕

鎮上疏曰臣言青苗不見聽一宜去薦蘇軾孔文仲
不見用二宜去李定避持服遂不認母壞人倫逆天
理而欲以為御史反為之罷舍人逐臺諫王韶上書
肆意欺罔以興造邊事事敗則置而不問反為之罪
帥臣及不用蘇軾則犄撫其過不悅孔文仲則遣之
歸任以此二人况彼二人是非得失能逃聖鑑乎因

復極言青苗之害且曰陛下有納諫之資大臣有拒諫之計陛下有愛民之性大臣用殘民之術流入王安石大怒持其疏至手顫乃自草制極詆之遂以戶部侍郎致仕凡所宜得恩典悉不與鎮表謝畧曰願陛下集羣議為耳目以除壅蔽之姦任老成為腹心

以養中和之福天下聞而壯之

蘇軾往賀曰公雖退而名益重矣願歎然

曰君子言聽計從消患于未萌使天下陰受其賜無智名無勇功吾獨不得為此使天下受其害而吾享

其名吾
何心哉

宋祖創應行同
習見五季後并
同國之初即定
為更戍法使留
勤苦均勞使時
不擅專而兵無
驕惰立制最善
乃無端盡改舊
章以置諸所廢
滯頹而長怙矯
至無裨于實用
神宗專事更張
而不計可否名
曰整軍改而實
日益廢弛吾可
笑也

十二月改諸路更戍法

初太祖懲五代之弊用趙普策定兵制天子衛兵以
守京師更番戍邊者曰禁軍諸州鎮兵以分給役使
者曰廂軍選于戶籍或應募使之團結以為所在防
守者曰鄉軍具籍塞下以為藩籬者曰蕃軍大抵四
者而已至是議者以戍法雖無難制之患而兵將
不相識緩急不可恃乃部分諸路將兵總隸禁旅使
兵知其將將練其兵平居知有訓厲而無番戍之勞

有事而後遣焉既而分置將副

事在七年

京畿河北京東

西路三十七將

河北十七將京畿十將京東九將京西四將

陝西五路四

十二將

郎延九將涇原十一將環慶八將秦鳳五將熙河九將

然禁旅盡屬將

官飲食嬉遊養成驕惰又將官遂與州郡長吏爭衡

每將各有部將隊將押隊使臣及訓練官等數十人

而諸州舊總管鈐轄都監監押設官重複虛破廩祿

知兵者皆知其非卒不能奪也

立保甲法

保甲本周禮以
間遠意使民自
相友助以收結
奸惡盜之益有
司編籍考稽期
無懈弛廢而
已若督責過嚴
人當畏其束縛
煩苦則非所以
保民而適以厲
民且復授之弓
弩教之戰陣驅
飲食耕鑿之倫
使日從事於擊
刺其為害未嘗
業者不少矣亦

王安石言先王以農為兵今欲公私財用不匱為宗
社長久計當罷募兵用民兵乃立保甲其法十家為
保有保長五十家為大保有大保長十大保為都保
有都保正副主客戶兩丁以上選一人為保丁附兩
保丁以上有餘丁而壯勇者亦附之內家資最厚材
勇過人者亦充保丁授之弓弩教之戰陣每一大保
夜輪五人警盜凡吾捕所獲以賞格從事同保犯強
盜殺入強姦畧入傳習妖教造蓄蠱毒知而不告依

悞者既無過於
用禁者或因
而種行尤無益
而有損是又泥
寓兵於農之法
而未達乎古今
異宜之故也

律伍保法餘事非干已又非敕律所聽糾皆毋得告
雖知情亦不坐若干法鄰保合坐罪者乃坐之其居

停強盜三人經三日保鄰雖不知情科失覺罪逃移

死絕同保不及五家併地保有自外入保者權為同

保戶數足則附之俟及十家則別為保置牌以書其

戶數姓名提點刑獄趙子幾迎安石意請先行于畿

甸詔從之遂推行于永興秦鳳河北東西五路以達

于天下

保甲始行特以捕盜賊相保法既而詔畿內
保丁肆習武事第一等者天子親閱試之命

以官二等至四等加恩有差五年以曾布言詔主戶
保丁分番隸巡檢司十日一更其永興五路肆習如
畿內惟毋上番餘路止相保仕毋習武藝其並遠可
肆者令監司度之凡保甲先隸司農八年改隸兵部
其政令則聽于樞密至元豐二年又立開封府界集
教大保長法藝成乃立團教法以大隊長為叢頭使
教保丁其法自府界推之諸路各置文武官一人提
舉禁令苛急民不勝擾往往去而為盜判大名府王
拱辰抗言具害曰非正用其才力奪其農時是以法
驅之使陷于罪罟也浸淫為大盜其兆已見縱未能
盡罷願裁損下戶以紓之主者指拱辰為沮法拱辰
曰此老臣所以報國也抗章不已帝悟由是下戶得
免考求史王拱辰傳元豐初判大名抗論保甲之
害續綱目并載是條叙次不清今採兵志及拱辰傳

綱改

以韓絳王安石同平章事王珪參知政事

時絳開幕府于延安詔即軍中拜之尋命王安石提舉
編修三司令式珪為翰林學士永旨典內外制十八
年嘗因齋宮賦詩有所感歎帝聞而憐之遂拜參知
政事

行募役法

先是詔條例司講立役法條例司言使民出錢募入
充役即先王致民財以祿廩入在官者之意命呂惠

卿曾布相繼草具條貫踰年始成計民之貧富分五等輸錢名免役錢若官戶女戶寺觀單丁未成丁者亦等第輸錢名助役錢凡敷錢先視州若縣應用雇直多少隨戶等均取雇直又增取二分以備水旱欠闕謂之免役寬剩錢用其錢募入代役既試用其法于開封府遂推行于諸路既而東明縣

本漢東臨王莽改東明晉

省宋復置故城在今開封府蘭陽縣今大名府東明縣乃金時所置民數百紛然詣開

封府訴帝知之又以臺諫多論奏因謂王安石少裁

之安石對曰朝廷制法當斷以義豈須規規恤淺近

之人議論邪

考是條續綱目及宋元通鑑俱載有司馬光奏今據宋史食貨志及光傳免役

初行俱不載光有特奏元祐元年光既秉政疏陳免役五害其文與此奏畧同續綱目通鑑既載于此而元祐元年又載光所論五害之言殊屬重複今刪此而錄于後

辛亥四年春正月韓絳使种諤襲夏入敗之遂城婁

在滿德州

米脂縣西北沈括曰夏入築城于撫寧故縣之北滴永崖崖石峭拔高十餘丈下臨無定河謂之婁城舊作囉

兀城今改

韓絳素不習兵事開幕府于延安措置乖方選蕃兵

為七軍復以种諤為廊延鈐轄知青澗城命諸將皆
受其節制蕃兵皆怨望諤謀取橫山乃帥師襲夏入
于婁遂大敗之因以衆二萬城焉賜名嗣武砦自是夏入
日聚兵為報復計吕公弼言諤啓邊患宜戒之弗聽
已而絳言諤入夏之功乞加旌賞詔從之

粥廣惠倉田

廣惠倉田本絕戶業以賑濟者也王安石請鬻之以
為河北東西陝西京東四路青苗本錢詔從之

學者尋章逐句
固有所於根柢

然或心術不正

如兩漢五鹿充

宗張禹孔光輩

既不博通古禮

世號經師卒之

比附權奸且為

國害可知用人

不尚虛名要視

其力行何如耳

況科舉之創惟

籍為登進先資

至得人之道固

與否則尚需之

應記蘇軾所云

二月更定科舉法專以經義論策試士

考熙寧定科舉
宋史選舉志載

于前年三月而神宗本紀仍兩年互見蓋前

年建議是年始行也今依續綱目書于此

初上篤意經學深憫貢舉之弊且以西北人材多不

在選遂議更法王安石謂古之取士俱本于學請興

建學校以復古具明經諸科微行廢罷詔近臣雜議

監官吾院蘇軾曰科舉之法行之百年治亂或衰初

不由此今議者或曰鄉舉施行而累文章或曰專取

策論而罷詩賦夫欲興德行在于居入者修身以格

物審好惡以表俗若欲設科立名以取之則是教天

下相率而為偽也上以孝取入則勇者割股恤者廬

墓上以廉取入則服車贏馬惡衣菲食凡可以中上

設法取士不遂
如此最為通論
若徒循名而不
考其實經義之
與詞賦其弊又
何以異乎

意無所不至矣自文章而言之則策論為有用詩賦
為無益自政事言之則詩賦策論均為無益然自祖
宗以來莫之廢者以為設法取士不過如此也且自
唐至今以詩賦為名臣者不可勝數何負于天下而
必板廢之近世士入幕類經史綴輯時務謂之策括
臨時剽竊以取有司其弊有甚于詩賦者矣議上帝
曰吾同疑此得職議釋然矣他日王安石言于帝曰
進士科試詩賦亦多得入然謂科法已善則未也士
少壯時正當講求天下正理乃閉門學作詩賦及其
入官世事皆所未習此科法取壞入材致不如古

既而中書門下言今欲追復古制則患于無漸宜先
除去聲律偶對之文使學者得專意經術以俟朝廷
興建學校然後講求三代所以教育選舉之法施之

天下則庶幾可以復古于是改法罷詩賦帖經墨義

士各占治易詩書周禮禮記一經兼論語孟子每試

四場初本經次兼經大義凡十道次論一道次策三

道禮部試即增二道中書撰大義式頒行試義者須

通經有文采乃為中格不但如明經墨義籠解章句

而已其殿試則專以策限千字以上分五等第一等

二等賜進士及第第三等賜進士出身第四等賜同

進士出身第五等賜同學究出身

舊制進士八進齋
恩限百兩至是亦

罷之仍賜錢三
十為期集賣

三月夏入陷撫寧

注見前

諸城詔安置紳諤于渾州韓絳

免

諤進築永樂川賞逋嶺二砦

永樂城在海德州米脂縣西後改為銀川砦賞

逋嶺砦亦在米脂縣境

分遣都監趙璞

雄州人

燕達

字達辰開封人

蔡

撫寧故城及分荒堆三泉吐渾川開光嶺葭蘆川四

砦

三泉在葭州界吐渾川蓋即吐延川在延安府延川縣北開光城在海德州西北本西魏縣唐末廢

宋于此置砦後改為堡葭蘆砦即今葭州

與河東路修築各相去四十餘

里已而夏入攻順寧砦

注見前

遂圍撫寧折繼世

新御

高永能

字君舉
清潤人

等擁兵駐細浮圖

在綏德州西北與
米脂縣接界未夏

入砦後入宋
改名克戎

去撫寧咫尺婁城兵勢尚兇諤在綏德

節制諸軍聞夏入至茫然失措欲作書召燕達職時

不能下筆顧運判李南公

字楚老
鄭州人

涕泗不已由是新

築諸堡悉陷將士沒者千餘入詔棄婁城並治諤罪

責授汝州團練副使潭州安置絳坐興師敗竄罷知

鄆州

詔察奉行新法不職者

先是知山陰縣陳舜俞

字令舉烏程人

不散青苗錢上疏自

劾謫監南康軍鹽酒稅

卒于縣所

又知長葛縣樂京

荆南人

不奉助役法知湖陽縣劉蒙

字子明渤海人

議免役不便俱

奪官至是詔察奉行不力者知陳留縣姜潛

字至之本符人

到官纔數月青苗令下潛印榜于縣門又移于鄉村

各三日無入至遂撤榜付吏曰民不願矣即移疾去

考宋史陳舜俞傳嘗毒官若秀州已而復出遂貶死蘇軾稱其學術才能兼百人之器一斥不復士大夫

惜之續綱目于此乃云舜命先上書稱論新法論南
康畢至是復上書言新法實便識者笑之與本濟不
合宋元通鑑于熙寧三年則云舜命卒于既所于
此則又因襲續綱目之文前後尤抵牾今反編

浚漳河

注詳前

漳河初由礪洛南入冀州與胡盧河

注見前

合其浚變

河邊變徙自應相視開終以除民患安石此論未可盡非若如
彛博所云不出於東則出於西是聽其潛溢
出而置為姓田
復於度外豈司
牧者高日民艱

徙入于大河先是從內侍程昉議詔昉與河北提點
刑獄王廣廉相視開修至是役兵萬人浚之袤一百
六十里帝患財用不足文彛博曰足財用在乎安百
姓安百姓在乎省力役且河久不開不出于東則出

免安之束手無策已子至親者力役以足財用尤為不權嚴重之見神宗乃欲省事安靜以應天變亦未識天心仁愛斯民之大要矣

于西利害一也今發夫開治徙東從西何利之有王安石謂使漳河不由地中行則或東或西為害一也治之使行地中則有利而無害會京東河北風變異常民大恐帝手詔中書令省事安靜以應天變漳河之役妨農來歲為之未晚王安石格詔不下

夏四月以司馬光判西京留臺

光在永興以言不用乞判西京留臺不報又上疏曰臣之不才最出羣臣之下先見不如呂晦公直不如

范純仁程顥敢言不如蘇軾孔文仲勇決不如范鎮
今陛下惟安石是信附之者謂之忠良攻之者謂之
讒慝臣今日所言陛下之所謂讒慝者也若臣罪與
范鎮同即乞依鎮例致仕若罪重于鎮或竄或誅所
不敢逃久之乃從其請光既歸洛自是絕口不論新
法

出監官告院蘇軾通判杭州

考宋史蘇軾傳及王宗穆東坡年譜俱以軾判杭州

在熙寧四年而續綱目載于三年七月宋元通鑑據本傳載于是年四月今按之又考軾傳治平二年進直史

宋治太急進人
太銳深切神宗
之病至于聽言
太廣之論尚有
未中肯綮處蓋
神宗之失不在
聽之廣而在廣
而不得要領熙
寧之政惟以信
任謠言不能求
之輿論正患聽
言之未盡其道
耳廣語博訪豈
不為累乎

館明年丁父憂歸熙寧二年服闋還朝監官告院而
屬綱目于軾出判杭州猶書直史館非是今改正

軾自議貢舉與帝合即日召見問方今政令得失軾
對曰陛下天縱文武不患不明不患不勤不患不斷
但患求治太急聽言太廣進入太銳願鎮以安靜待
時之來然後應之帝竦然曰卿三言朕當熟思之凡
在館閣皆當為朕深思治亂無有所隱軾退言于同
列王安石不悅命雅開封推官將困之以事軾決斷
猜敏聲聞益遠嘗以新法不便上疏極論

畧曰臣之所言者三

言而已願陛下結人心厚風俗存細紀人主所恃者
人心也自古及今未有和易司求而不要剛果自用
而下克者祖宗以來治財用者不過三司今陛下又
創制置三司條例司使六七少年日夜講求于內使
者四十餘輩分行營幹于外以萬乘之主而言利以
天子之宰而治財君臣宵旰所費一年矣而富國之功
茫如捕風徒聞內帑出數百萬緡祠部度五千人耳
以此為計人皆知其難也汴水濁汎自生民以來不
以種福今歲陂而清之萬頃之福必用千頃之陂一
歲一淤三歲而滿矣陛下使相視地形所在鑿空訪
尋水利隄防一間水失改道雖食議者之內何補于
民自古役入必用鄉戶徒聞江浙之間數郡雇役而
徵指之天下自楊災為兩稅相調與庸既兼之矣春
何復徵取庸青苗放錢自昔有禁今陛下始立成法
每歲常行雖云不許抑配而數世之役暴君汚吏陛
下能保之乎昔漢武以財力匱竭用桑弘羊之說買

賤賣責謂之均輸于時商賈不行盜賊滋熾幾至于
亂臣願陛下結人心者此也國家之所以所以存亡者在
道德之淺深不在乎強與弱時數之所以長短者在
風俗之厚薄不在乎富與貧臣願陛下務崇道德而
厚風俗不願陛下急于有功而貪富彊仁祖特法至
寬用入有序事務極寬過失未嘗輕改舊章考其成
功則曰未至言乎用兵則十出而九敗言乎府庫則
盈足而無餘徒以德澤在入風俗知義故升進之日
天下歸仁謀者見其未耳吏多因循事不振舉萬歲
壻之以苛察濟之以智能招來新進勇銳之入以圖
一功速成之效永享其利洩風已成欲望風俗之厚
豈可得哉臣願陛下厚風俗者此也祖宗委任臺諫
未嘗罪一言者縱有薄責旋即起升許以風聞而無
官長言及乘輿則天子改容事關廊廟則宰相待罪
臺諫固未必皆賢所言亦未必皆是然須養其氣
而陪之重積者將以折姦臣之萌也臣聞長老之談

官謂臺諫所言常隨天下公議今者物論沸騰怨聲交至公議所在亦知之矣臣恐自茲以往習慣成風盡為執政私入以致人主孤立綱紀一廢何事不生臣願陛下存紀綱者此也

先是軾見王

安石贊帝以獨斷專任軾因試進士發策以晉武平

吳獨斷而克苻堅伐晉獨斷而亡齊桓專任管仲而

霸燕噲專任子之而敗事同功異為問安石滋怒使

侍御史謝景溫論奏其過

誣軾丁憂歸蜀乘舟商販詔下六路捕逮萬工水師

窮治無所得軾遂請外通判杭州

以鄧綰

字文約成都雙流人

為侍御史判司農事

初綰通判寧州

注見前

知王安石得君專政乃條上時

事數十以為宋興百年習安玩治當事更化言陛下

得伊周之佐作青苗免役等法民莫不歌舞聖澤願

勿移于浮議而堅行之復貽安石書極其佞諛由是

安石力薦于帝遂驛召對除集賢校理檢正中書孔

目房鄉人在都者皆笑且罵綰曰笑罵從他笑罵好

官還我為之尋同知諫院時新法皆出司農曾布不

能獨任其事安石欲籍綰以威衆故有是命

五月右諫議大夫呂誨卒

誨以疾表求致仕曰臣本無宿疾偶值醫者用術乖
方妄投藥劑寔成風痺遂艱行步非祇憚蹉戾之苦
又將虞心腹之變勢已及此為之奈何雖然一身之
微固未足恤其如九族之託良以為憂蓋以身疾喻
朝政也至是病亟司馬光徃省之至則目已瞑聞光
哭張目強視曰天下事尚可為君實勉之遂卒

高麗來貢

高麗海外萊明
豈能與遠相抗
且為遼所阻即
久起中國聘首
其不能叛遼自
立亦可想見乃
因估舶一通亦
思結前邦以謀
勦敵徒使與國
生心終成畫餅
何計之左也

高麗為遼所阻不通中國者四十二年

自仁宗天聖八年入貢至

是為四十二年諸書

作四十二年者誤

至是福建轉運使羅拯

字道濟詳符人

令商人黃真

詭水燕說作慎

招接通好高麗王徽乃因真還

移牒福建願備禮朝貢拯以聞朝議謂可結以謀遼

乃命拯諭意至是徽遂遣其民官侍郎金悌

高麗史作覲詭

水燕談作弟

及朴寅亮

字代天竹州人

等由登州入貢

後請改由明州從之

自是與中國復通聘貢相繼

罷知開封府韓維

保甲法行鄉民憂無錢買弓矢加以傳惑徒之戍邊

父子聚泣維時知開封府言諸縣團結保甲鄉民驚
擾至有截指斷腕以避丁者乞候農隙排定帝以問
安石安石曰此事固未可知就令有之亦不足怪大
抵保甲法不特除盜用可漸習為兵且省財費惟陛
下果斷不恤人言以行之帝遂變河東北陝西三路
義勇如府畿保甲法安石由此益思維維力辭安石
因言維善附流俗以非上所建立乞允其請會文彥

博求去帝曰密院事劇當除韓維佐卿明日維奏事
殿中以言不用方請外郡帝曰卿東宮舊人當留輔
政維對曰使臣言得行賢於富貴若緣攀附舊恩以
進非臣之願也乃出知襄州

六月知蔡州歐陽修致仕

修以風節自持既連被污讟年六十即乞謝事及守
青州上疏請止散青苗錢帝欲復召執政王安石力
諷之乃徙蔡州至是求歸益切馮京請留之安石曰

修附麗韓琦以琦為社稷臣如此人在一郡則壞一
郡在朝廷則壞朝廷留之安用乃以太子少師致仕
貶富弼官徙判汝州

弼判亳州青苗法行弼謂如是則財聚于上人散于
下持不行提舉官趙濟劾弼沮格詔旨鄧綰乞付有
司鞫治乃落弼武寧節度使同平章事以左僕射移

判汝州

王安石曰弼雖責猶不失富貴昔繇以方命
姪共工以象恭流弼兼二罪止奪使相何由

沮弼帝不答弼行過應天謂判府張方平曰人固難
知也方平曰謂王安石乎亦豈難知者方平頃知皇

祐貢舉或稱其文學辟以考校既至院中之事皆欲
紛更方平惡其為人檄之使出自是未嘗與語弼有
愧色蓋弼亦素喜安石也

秋七月貶御史中丞楊繪

字元素
綿竹人

知鄭州監察御史裏

行劉摯

字莘老
東光人

監衡州鹽倉

初繪言提舉常平張覲等科配助役錢一戶多者至

三百千乞少裁損以安民心不聽

時賢士多引去以
避王安石繪又上

疏言老成人不可不惜當今范鎮呂誥歐陽修富弼
司馬光王洵等皆引疾致仕或自求散地陛下可不
思其故乎安石聞而深惡之摯由檢正中書禮房繞月餘拜監察

御史裏行

擊為安石所器入見時帝褒諭之曰卿從學王安石和安石極稱卿器識擊曰臣東

北人少孤獨學不識王安石也

始就職即陳率錢助役十害會繪亦

言助役之難行者有五于是安石大怒使知諫院張

璪

初名琥字遠明洎之孫

取繪摯所論作十難以詰之璪辭不

為曾布請為之且劾繪摯欺誣懷向背詔下其疏于

繪摯使各言狀繪錄前後四奏以自辯摯奮然曰為

人臣豈可壓于權勢使天子不知利害之實即條對

所難以伸其說

畧曰臣侍罪言責采士民之說以聞職也今乃遽令分折交口相詰無乃

辱陛下耳目之任哉所謂向背則臣所向者義所背者利所向者君父所背者權臣願以臣章并司農奏宣示百官不報明日復上疏論之畧曰陛下夙夜勵精以親庶政天下

未致于安且治者誰致之邪即自以太平為已任得君專政者是也二三年間開闔搖動舉天地之內無一民一物得安其所者其議財則市井屠販之人皆召至政事堂其征利則下至厯日而官自粥之推此以往不可究言輕用名器清混賢否忠厚老成者擯之為無能俠少傑辯者取之為可用守道憂國者謂之流俗敝常害民者謂之通變凡政府謀議經畫除用進退獨與一掾屬曾布者論定然後落筆同列預聞反在其後政奔走乞丐之人布門如市今西夏之款未入反側之兵未安三邊瘡痍流潰未定河北大旱諸路大水民勞財乏縣官減耗聖上憂勤念治之時而政事如此皆大臣誤陛下而大臣所用者誤大

也臣疏奏安石欲竄摯嶺外帝不許詔貶繪知鄭州謫

摯監衡州鹽倉噪亦落職遣察訪使通行諸路促成

役書

先是衡州倉吏綱兵姦利相市鹽中美惡相雜遠人未嘗食善鹽摯至悉心核視且儲其羨以

為賞獎去什七父

老目為學士鹽

八月以王雱

字元澤安石子

為崇政殿說書

雱為人慄悍陰刻無所顧忌性敏甚年十三時得秦

卒言洮河事嘆曰此可撫而有也使西夏得之則敵

彊而邊患博矣故安石聞王韶開熙河議因力主之

未冠已著書數十萬言舉進士調旌德

唐縣今屬尉
寧國府

雱氣豪脾晚一世不能作小官安石執政所用多少

年雱亦欲預選乃與父謀曰執政子雖不可預事而

經筵可處安石欲帝知而自用乃以雱所作策及注

道德經鈔板鬻于市遂傳達于帝鄧綰曾布又力薦

之召見授太子中允崇政殿說書安石更張政事雱

實導之

雱嘗稱商鞅為豪傑之士且言不誅異議者
則法不行安石一日與程顥語雱因自跣足

携婦人冠以出問父所言何事曰以新法為人所沮
故與程君議之雱大言曰象韓琦富弼之首于市則

安石雱父子潛
惡同君子之所
棄然因自跣足
携婦人冠以見
其父于對客之
時此或出于慈
母歸之之口未
免已甚且安石
乃偽為名高之
人亦豈肯容其
子如是哉

法行矣安石遽曰兒誤矣顥曰方與參政論國事子弟不可預姑退嚮不樂

命王韶主洮河安撫司事

時議取河湟自古渭宕接青唐

注俱見前

武勝軍

本唐臨州沒于

吐蕃號武勝軍今蘭州府狄道州是

應招納蕃部市易募人營田等事

並令王韶主之韶至秦會諸將以蕃部裕勒格

舊作俞龍

柯今改

在青唐最大渭源羌與夏人皆欲羈縻之議先

致討韶因按邊直抵其帳諭以成敗遂留宿明旦兩種

皆遣其豪隨韶以東裕勒格率屬十二萬口內附自

言平生聞包中丞朝廷忠臣乞賜姓包氏帝如其請
賜名順

九月粥坊場河渡祠廟

冬十月以鮮于侁

字子駿
閬州人

為利州轉運副使

初詔監司各定所部助役錢數利州路轉運使李瑜
欲定四十萬侁時為判官爭之曰利州民貧地瘠半
此可矣瑜不從遂各為奏帝是侁議諭司農曾布使
頒以為式因黜瑜而擢侁副使兼提舉常平侁惡王

安石沾激要君嘗語人曰是人若用必壞亂天下及
安石用事侂乃上書論時政以為逆治體而召民怨
者不可概舉其意專指安石安石怒毀短之帝稱其
有文學可用安石曰何以知之帝曰有章奏在安石
乃不敢言既為副使部民不請青苗錢安石遣吏責
之侂曰青苗之法願取則與民不自願豈能彊之哉
蘇軾稱侂上不害法中不廢親下不傷民以為三難
立太學生三舍法

初國子生以京朝七品以上子孫應蔭者為之太學生以八品以下若庶人之俊異者為之試藝如進士法及帝即位尤垂意儒學自京師至郡縣既皆有學至是因言者論太學假錫慶院西北廊甚狹隘乃盡以錫慶院及朝集院西廡廣太學增直講為十二員率二員共講一經生員釐為三等始入太學為外舍定額為七百人外舍升入內舍員三百內舍升上舍員百各執一經從所講官受學月考試其業優等以

次升舍上舍免發解及禮部試召試賜第其正錄學

諭

宗史職官志國子監正錄各五人秩正九品舉行學規學諭秩亦正九品

以上舍生為

之經各二員學行卓異者主判直講復薦之于中書

除官其後增置八十齋齋三十人外舍生至二千人

歲一試補內舍生間歲一試補上舍生彌封謄錄如

貢舉法

文獻通考真宗景德中始令禮部糊名考較祥符八年割謄錄院

壬子

五年春正月置京城邏卒察謗議時政者收罪之

三月南平王李日尊

公諱之孫

死子乾德嗣

民簡固可與樂
成雖與國始然
果有實惠及民
則始可起難者

不久即為感悅
如子產之治鄭
先諉而後頌是
也若熙寧新法
次第舉行已閱
四年之久上下
交訐其不便于
民可知乃不務
改絃易轍以順
人情而致厲王
之故智踵商鞅
之覆車思欲威
脇刑禁防川之
喻敢忘之形寧
未之前聞耶

日尊既死乾德遣使來告哀詔封乾德為交趾郡王
判汝州富弼致仕

弼至汝州兩月即上言新法臣所不曉不可以治郡
願歸洛養疾許之遂請老復授司空武寧節度使致
仕弼雖家居朝廷有大利害知無不言帝雖不盡用
而眷禮不衰常因王安石有所建明却之曰富弼手
疏稱老臣無所告訴但仰屋竊嘆者即當至矣其敬
之如此

行市易法

自王韶倡為緣邊市易之說王安石善之以為與漢
平準法同可以制物低昂而均通之遂用草澤魏繼
宗議以內藏庫錢帛置市易務于京師凡貨之可市
及滯于民而不售者平其價市之願以易官物者聽
若次市于官者則度其田宅或金帛為抵當而貸之
錢責期使償半歲輸息十一及歲倍之過期不輸息
外每月更加罰錢以戶部判官呂嘉問為提舉

嘉問
上建

置十三事其一欲于律外禁原并之家輒取利帝去之安石執不可已而帝聞其太頽碎人皆惡欲罷之以問安石安石對曰立法當論有害于人與否不當以頽碎廢也自是諸州上供薦席黃蘆之類六十色悉令計直從民願尋改提舉在京市易務為都提舉市易司秦鳳兩浙黔州成都廣州鄆州六市易司皆隸焉

夏五月詔宗室非袒免親者許應舉

初試黜其不成文理者餘令覆試累覆不中者亦量才擢用

行保馬法

王安石建保甲養馬之法文彥博吳充以為不便安石持論益堅乃詔曾布等上其條約保甲願養馬者戶一匹物力高願養二匹者聽皆以監牧見馬給之或官與其直令自市先行于開封及陝西五路府各界無過三千匹五路無過五千匹襲逐盜賊外乘越

三百里者有禁歲一閱其肥瘠死病者補償

在府界者免輸

糧草二百五十束加給以錢布在五路者歲免折變緣納錢三等以上十戶為一保四等以下十戶為一

社以待病斃通饋者保戶馬死保戶獨饋社戶馬死社戶半饋之其後遂徧行于諸路

王安石求去位帝不許

神宗勇於求治而闇於知人其於安石君臣魚水推誠相待而安石任其堅解之性以行其欺詐之情猶不遂意非稱疾不朝

先是樞密都承旨李評喜論事帝多從其言又嘗極言助役不便安石惡之會評妄奏罷閤門官吏安石言其作威福必欲罪之帝亦謂評有罪然未始罪評也明日安石入見乞東南一郡帝曰自古君臣如卿與朕相知極少朕鄙鈍初未有知自卿在翰林始聞道德之說心稍開悟天下事方有緒卿何去安石固

即固辭未去其
無篤聚之忱亦
至矣而神宗每
為其所愚留之
惟恐不力由彼
理財之說窺測
隱微逆置其術
中而不悟耳

請帝曰卿得非以李評事謂朕有疑心朕自知制誥
知卿屬以天下事如呂誨此卿少正郊盧杞朕不為
惑豈更有人能惑朕者未幾安石復自齊表入請帝
不視以表授安石固令就職

秋閏七月以章惇為湖北察訪使

時帝思用兵以威四方湖北提點刑獄趙鼎上言峽

州

宋蠻州非歸
峽之峽州也

洞酋刻剝無度蠻衆願內附辰州布

衣張翹亦上書言南北江利害

北江彭氏有州二十
已見前南江詔蠻歸

氏有州四曰叙峽中勝元則田氏有州四曰樊錦懿
晃向氏有州五曰南龍保順天賜古則地俱在今辰
沅二府界遂詔中書檢正官章惇察訪荆湖北路經制蠻
事

八月王韶擊吐蕃敗之遂城武勝

秦鳳駐泊都監

宋置諸路都監有禁兵駐泊其地者以駐泊冠之

張守約

字希

參攷州人

請名古渭砦為軍以根本隴右詔從之遂建為

通遠軍使王韶知軍事以圖武勝韶引兵築乞神平

堡

在渭源縣西南

蕃酋穆尔

舊作扶耳今改

舒克巴

舊作巴今改

等族入

寇韶率兵度竹牛嶺

在狄道州東

逼之斬首百餘級焚其

廬帳洮西震動瑪尔戩渡河來寇瑪尔依其聲勢保

集瑪爾本山

在狄道州南舊作扶那今改

知德順軍

宋置今靜寧州

景思

立

普州人

以涇原兵出南路遣將分擊瑪爾于南甲

在狄

道州南

擊瑪爾戩于古凌城

吐蕃所築在狄道州西南舊作鞏今改

使不

得動韶將大軍從東谷

河名在狄道州東出渭源縣西南流入洮河

徑趨

武勝未至數里賊迎戰敗還迨至其城首領轄裕勒

舊作昭

棄城遁

餘衆出降遂城武勝

建為鎮洮軍時瑪爾戩亦

敗于古陵城

初韶言措置洮河只用回易息錢未嘗輒費官本文彥博曰工師造物初必小

計冀人易于動工及既興作知不可已乃方增多帝曰屋壞豈可不修王安石曰主者善計自有付度豈為工師所欺也彥博乃不復言由是韶進計敢肆欺誕朝廷不與計財

觀文殿學士致仕歐陽修卒

謚文忠

修既致仕樂潁川風土遂居焉

自號六一居士

初修以薛居

正所進五代史

開寶中進共一百五十卷

繁猥失實重加修定

共七

十五藏于家是歲有詔取其書而修已卒詔刊行之

天資剛勁見義勇為平生獎引後進如恐不及賞識之下率為聞人及在政府士夫夫有所干請輒面

論可否雖臺諫論事亦必以是非詰之怨誹益衆自五代以來文體卑弱條達隨州得唐韓愈遺稿讀而心慕之苦心探賸至忘寢食遂以文章名冠天下學者翕然師尊之

貶唐垌

錢塘人

為潮州別駕

垌以父任得官

垌父詢判太常寺進給事中

常上書言秦二世制

于趙高乃失之弱非失之彊帝悅其言又言青苗法

不行宜斬大臣異議如韓琦者數人王安石尤喜之

薦使對賜進士出身為宗文校書安石復令鄧綰舉

為御史遂除太子中允將用為諫官安石疑其輕脫

將背已立名不除職以本官同知諫院非故事也
堯怒安石易已凡奏二十疏論時事皆留中不出
堯乃因百官起居日扣陛請對帝令諭以他日
堯伏地不起遂召升殿堯至御座前進曰臣所言皆大臣不法請對陛下一一陳之乃指笏展疏目安石曰王安石近御座聽劄子安石遲遲堯呵曰陛下前猶敢如此在外可知安石竦然而進堯大聲宣讀凡六十條大抵言安石專作威福曾布表裏擅權天下但知憚

安石不復知有陛下文彥博馮京知而不敢言王珪

曲事安石無異厮僕且讀且目珪珪慙懼俯首先降

又言薛向陳繹

字和叔
開封人

安石頤指氣使無異家奴張

璪李定為安石爪牙張商英

字大覺蜀
州新津人

乃安石鷹犬

逆意者雖賢為不肖附已者雖不肖為賢至詆安石

為李林甫盧杞帝屢止之垌慷慨自若畧不退憚讀

已下殿再拜而退侍臣衛士相顧失色閤門糾其瀆

亂朝儀貶潮州別駕

張時泰廣義謂

方田均稅在神

宗諸政中猶為

彼善於此所見

似是而非不知

五方土性不齊

所產亦異豈能

強而同之則壞

成賦止期無悖

於什一而止必

欲方量均額令

佐履畝周行衆

氓已不帶其費

且自方帳以下

多立科條尤為

煩瑣無常民間

頒方田均稅法

帝患田賦不均詔司農重定方田及均稅法頒之天下方田之法以東西南北各一千步當四十一頃六十六畝一百六十步為一方歲以九月縣委令佐分地計量隨陂原平澤而定其地因赤淤黑壩而辨其色方量畢以地及色參定肥瘠而分五等以定其稅則至明年三月畢揭以示民均稅之法縣各以其租額稅數為限舊嘗收感竒零如米不及十合而收為

未得均賦之利
已受更張之害
善為政者必不
出此也

升絹不滿十分而收為寸之類今不得用其數均攤
增展致溢舊額凡越額增數皆禁苦瘠鹵不毛及眾
所食利山林陂塘溝路墳墓皆不立稅凡方田之角
立土為峯植其野之所宜木以封表之有方帳有莊
帳有甲帳有戶帖其分烟析產典賣割移官給契縣
置簿皆以今所方之田為正令既具乃以鉅野縣尉
王舅為指教官先自京東路行之諸路倣焉

九月少華山崩

山在今同州府華州東南與太華並勢
相連而稍低故名少華嶽大記少華山

有峯曰阜頭即宋熙寧五年
崩處其崩山遺址名半截山

其下地裂陷民居數百戶

冬十月置熙河路以王韶為經畧安撫使

置熙河路領熙河洮岷州及通遠軍

注俱見前

升鎮洮軍

為熙州以韶為經畧安撫使兼知熙州然河洮岷三
州猶未復也

十一月章惇招降梅山峒蠻置安化縣

今縣屬長沙府梅山其在西南

與寶慶府新化縣接界在新化者

曰上梅山在安化者曰下梅山

惇能招撫梅
山峒蠻尋復平
南江州峒其才

畧亦有足取者
僅任以肥疆禦
徇未嘗不可稍收
成效及廷至朝
獨則貽誤覆轍
蓋才有餘而德
不足性既陰險
巨測所謂小人
可小知而不可
大愛者也

梅山峒蠻蘇氏舊不通中國其地東接潭南接邵西

接辰北接鼎澧章惇招降之籍其民萬四千八百餘

戶其田二十六萬四百餘畝均定其稅使歲一輸粟

武陽開峽二城

在安化新化二縣界

置安化縣隸邵州

癸丑六年二月王韶克河州

獲木征妻子

以沈起

字興宗明州鄞縣人知桂州

自王安石用事始求邊功知邕州蕭注喜言兵羨王

韶等獲高位乃上疏言交趾雖奉朝貢實包禍心失
今不取必為後憂會交人為占城所敗或言其餘衆
不滿萬取之易詔即以注知桂州經畧之注入朝帝
問攻取之策注復以為難度支判官沈起言南交小
醜無不可取之理乃以起代注起受旨于安石遂一
意事攻擾交趾始貳

夏四月甲戌朔日食

先是司天奏四月朔日當食帝自三月即避殿減膳

日食推測可知
然自屬天變
詭修政可也
避殿或指乃至一

月得毋沾名過
甚至以陰雲不
見為德所感而
君臣相質亦可
鄙矣

降天下罪囚一等至是雲陰日不見王安石等進賀
以為聖德所感乞御殿復膳從之

大彥博罷

彥博久居樞密以安石多變舊典言于帝曰今朝廷
行事務合人心宜兼采衆論以靜重為先陛下勵精
求治而人心未安蓋更張之過也祖宗法未必皆不
可行但有偏而不舉之弊而安石知為已發奮然排
之曰求去民害何為不可若萬事隳墜乃西晉之風

何益于治及市場司立至果實亦官監賣彥博以為
損國體歛民怨致華獄山崩為帝極言之安石曰華
山之變殆天意為小人發市場之起自為細民久困
以抑兼并爾于官何利焉彥博求去益力遂為司空
河東節度使判河陽徙大名府身雖在外而帝眷有
加

置律學

詔士之莅官以法從事今所習非所學宜置律學令

官舉人皆得入學習律令

以范子淵提舉濬河司

河溢北京夏津

唐縣今屬東昌府

帝語執政聞京東調夫修

河有壞產者且河決不過占一河之地或西或東利

科宗恤調夫之壞產而不顧河決之占地担于小而忽于大可謂患而不知為

政安石持議濬河愈非不善乃以費少利倍為

辭絕不計及民生利病則非立

言之費矣至鐵

低木把諸法人

私田至多又水散漫久復澱塞昨修二股費至少而公私田皆出向之瀉鹵俱為沃壤庸非利乎况調夫已減于去歲若復葺理隄防則夫愈減矣帝從之

是先

皆知不可用安
石之主其說而
力行之茲好奇
而慢不恤人言
孟子所謂小有
才未聞君子之
大道而已向陳
世倌曾以混江
龍之法入告欲
以疏雲梯圖以
下黃河之淤如
其不可故不用
也

有選人李公義者獻鐵龍爪揚泥車法以濬河其法
用鐵為爪形繫舟尾乘流相繼而下一再過水深數
尺宦官黃懷信以為可用而患其太輕安石請令懷
信公義同議增損乃別置濬川杷其法以巨木長八
尺齒長一尺列于水下如杷狀以石壓之兩傍繫大
船各用肩車絞之挽蕩泥沙或謂水深則杷不及底
淺則齒礙泥沙泥人皆知不可用惟安石善其法乃賞
懷信而命公義官以杷法下大名令子淵與通判知
縣共試之皆言不可用會子淵以事至京師安石問
其故子淵意附會遽曰法誠善第同官議不合耳安
石大悅乃置濬河司將自衛州濬至海口差子淵為

都大提舉公義為之屬

六月置軍器監

王雱言今天下甲冑弓弩以千萬計而無一堅利者
莫若更置其法歛數州之所作而聚以為一若今錢
鹽之比擇知工事之臣使典其職且募良工為匠師
帝頗采雱說置軍器監總內外軍器之政以呂惠卿
判監事

知南康軍周敦頤

字茂叔道州營道人

卒

敦頤初因舅鄭向

字公明開封陳留人

任為分寧

唐縣今南昌府寧州是

主簿有獄久不決敦頤至一訊立辯邑人驚曰老吏

不如也調南安

今江西南安府
宋為南安軍

司理有囚法不當死

轉運使王達欲深治之敦頤力與辯達不聽敦頤委

手板將棄官去曰如此尚可仕乎殺人以媚人吾不

為也達悟因得釋調桂陽

宋置今
屬郴州

令改知南昌富家

大姓黠吏惡少惴惴畏法且又以汙穢善政為恥歷

知南康軍年五十七而卒敦頤博學力行著太極圖

易通明天理之根源究萬物之終始言約而道大文

質而義精得孔孟之本原大有功于學者為南安司

理時通判程珣

羽文孫

以其為學知道使二子顥頤往

受業敦頤每今尋孔顏樂處所樂何事顥嘗曰自再

見周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既至

南康即築室于蓮花峯

廬山之峯在今九江府德化縣

下前有溪合

于湓江

即湓浦注見前

取營道

漢縣明省故城在今永州府道州

所居濂溪

在今道州西流入瀟水

以名之學者稱為濂溪先生

大蝗

秋七月初策武舉之士

凡武舉試義策于秘閣武藝于殿前司及殿試則又
試騎射及策于庭策武藝俱優為右班殿直武藝次
優為三班奉直又次借職末等三班差役

初樞密院
修武舉法

不能答策者答兵書墨義王安石曰武舉而試墨義
何異學究誦書不曉理者無補于事先王叔勇力之
士皆屬于車右者欲以備禦侮之用則記
誦何所施帝從之至是始策武舉之士

吐蕃木征復入河州王韶破走之取岷宕

即唐宕州
古宕昌也

注見前

洮疊

即唐疊州後沒吐蕃故
城在今鞏昌府洮州廳

四城帝御殿受賀

韶既復河州降羌復入韶趨擊之瑪爾戡以其間據

河州韶進破格納

舊作訶諾今改

城藏

舊作木藏今改

城

二城皆吐蕃所置格

納城在河州南宋改名

穿露骨山

在今河州西南接洮州蕃界石如骨

定羌密藏城在州西南

露故名又四時積雪亦曰雪山南入洮州境道陁隘釋馬徒行或日

至六七瑪爾戩留其黨守河州自將尾官軍韶力戰

破走之河州復平岷山首領摩琳沁

舊作木沁今改

以城

降韶入之于是宕洮疊三州羌酋皆以城附韶軍行

五十四日涉千八百里得州五斬首数千級獲牛羊

馬以萬計捷書至帝御紫宸殿受賀

解所服御帶賜王安石進韶左

諫議大夫端
明殿學士

收免行錢

先是京師百物有行官司所須俱以責辦下逮貧民
浮販類有賠折呂嘉問請約諸行利入厚薄令納錢
以賦吏祿與免行戶祇應而禁中賣買百貨並下雜
買場務仍置市司估物低昂凡內外官司欲占物價
則取辦焉至是行之

冬十月開直河

時河北流閉已久水或橫決散漫常虞壅遏外都水

監丞王令圖獻議于大名第四第五埽等處開修直

河使大河還二股故道

時河流潰溢已不循二股初行之道故欲開直河以復之

考此即後回河之議所由始

王安石主其議言于帝曰開直河則

水勢分其不可開者以近河每開數尺即見水不容

施功爾令第見水即以濬川杞濬之苟置數千杞則

諸河淺澱皆非所患歲可省開濬之費幾百千萬帝

曰果爾甚善乃命開直河使范子淵領其事

章惇擊南江蠻平之置沅州

今為府屬湖南

湖北蠻向永晤舒光銀各以其地降惇獨田氏有元

猛者頗桀驚惇進兵破懿州

五季馬氏置後為田氏所據

南江州

峒悉平遂置沅州以懿州新城為治所後誠徽州

五季

蠻峒有誠徽州楊氏居之誠州即今靖州徽州即今靖州為之綏寧縣

蠻酋楊光富亦

率其族姓二十三州尚歸附因置誠州後改靖州

靖考

州崇寧二年始改靖綱目類叙于此而于崇寧二年又復載之事屬重複今刪後條而并載于此又誠徽

州續綱目誤作

城徽州今改正

行折二錢

自王安石為政始罷銅禁姦民日銷錢為器邊關海
舶不復識錢之出國錢日耗張方平因對極論其害
請詰問王安石舉累朝令典一旦削而除之其意安
在安石深惡之至是行折二錢除在京及府界外諸
路并通行

甲寅

七年春正月熊本

字伯通
鄱陽人

討瀘夷

瀘州
夷也

降之

先是瀘夷叛詔以本為梓夔察訪使得以便宜措置

諸夷事本嘗通判戎州

注見前

習夷中俗及至部以夷

人擾邊皆介村豪為鄉導乃以計致百餘人梟之瀘

川

隋縣瀘川治元省入川

其徒股栗願矢死自贖獨柯陰

本唐縣屬

羈縻晏州後為蠻所據地在今瀘州江安縣西南

一酋不至本率軍進討柯

陰窘迫乞降本受之盡籍丁口土田及其重寶善馬

歸之公上受貢職于是消井

在叙州府長寧縣北泉有二脉一鹹一淡取以

煎鹽宋初為消水夷所居後置監于此

長寧

唐羈縻州後沒于蠻宋以夷人獻地建為軍明改縣

今屬叙州府

烏蠻羅氏鬼主

宋史瀘夷傳烏蠻王得蓋居姚州授刺史得蓋死其子竊

號羅氏鬼主

姚州

諸夷皆願世為漢官本還帝勞

之曰卿不傷財不害民一旦去百年之患至于檄奏

詳明近時鮮麗擢集賢殿修撰賜三品服西南用兵

自此始

二月知河州景思立與吐蕃別將戰于踏白城

在河州西北

敗死三月瑪爾戡寇岷州刺史高遵裕擊走之

瑪爾戡雖屢破敗棟戡別將青伊克

舊作青宜今改

結果莊

舊作鬼復數擄河州屬蕃時王韶入朝思立與戰于

章今改

踏白城敗死瑪爾戩勢復熾遂寇岷州遵裕遣包順擊走之

遼使人來議疆事遣太常少卿劉忱報之

遼以河東路沿邊增修戍壘起鋪舍侵入蔚應朔三

州界內使林牙

遼官名掌文告

蕭禧來言乞行毀撤別立界

至禧歸帝面諭以三州地界俟遣官與北朝官即境

上議之遂詔忱如遼遼遣樞密副使蕭素會忱于代

州境上詔下樞密院議且手詔判相州韓琦司空富

韓琦請遣使諭
意守舊境以修
前好如彼自敗
盟則一振威而
復故疆掩宿憤
所詢切中事理
惟請罷將官之
類以釋可疑之
形非惟跡涉張
皇且因敵國生
費日撤邊防亦
非等遠長算至
謂植柳西山系
城河北為紫端

弼判河南府大彥博判永興軍曾公亮條代北事宜

以聞

琦言臣觀近年朝廷舉事似不以大敵為恤彼見形生疑必謂我有復燕之意故引先發制人

之說造為繫端所以致疑其事有七招高麗朝貢一也取吐蕃之地建熙河二也植榆柳于西山以制蕃騎三也拘保甲四也築河北城池五也置都作院頒弓矢新式六也置河北三十七將七也契丹素為敵國因事起款不得不然臣嘗竊計始為陛下謀者必曰治國之本當先聚財積穀募兵于農則可以鞭撻四夷故散青苗錢為免役法置市易務次第取錢新制日下更改無常而監司督責以刻為明今農怨于賦訟商嘆于道路長吏不安其職陛下不盡知也夫欲攘斥外患以興太平而先使邦本困搖衆心離怨此則為陛下始謀者大謬也臣今為陛下計宜遣報使且言向來興作乃修備之常疆土素定悉如舊境

所由更不免過
存思法珩昔在
西夏感望素苦
何亦為此委卿
之見耶

不可持此造端以累累世之好可疑之形如將官之
類因而罷去益使民受其選賢任能使天下悅服是
備日充若其果自貶則可一振威振後故疆據累
朝之宿憤矣弼彥博公亮亦皆有言大抵度上以敵
為憂故深
指時事云

大旱詔求直言夏四月權罷新法雨

自去秋七月不雨至夏四月帝憂形于色欲盡罷法
度之不善者王安石曰水旱常數堯湯所不免但當
修人事以應之帝曰朕所以恐懼者正為人事之未
修爾今取免行錢太重人情咨怨自近臣以至后族

無不言其害者焉京曰臣亦聞之安石曰士大夫不

逞者以京為歸故京獨聞此言臣未之聞也翰林學

士韓維言陛下損膳避殿乃舉行故事恐不足以應

變當痛自責已廣求直言帝即命維草詔行之初光

州司法參軍鄭俠

字介夫福州福清人

以秩滿入京

俠先為安石所獎拔

感其知已思欲盡忠及入京安石問以所聞俠曰青苗免後保甲市易數事與邊鄙用兵在俠心不能無

區區也安石不答

久之監安上門會歲饑征歛苛急東北流

民每風沙霾曠扶攜塞道羸疾愁苦身無完衣或茹

木實草根至身被鎖械而負瓦揭木賣以償官累累
不絕俠乃繪所見為圖并疏陳時政之失詣閣門不
納遂假稱密急發馬遞上之銀臺司且云陛下觀臣
之圖行臣之言十日不雨即乞斬臣宣德門外以正
欺君之罪疏奏帝反覆觀圖長吁數四袖以入內是
夕寢不能寐翌日遂命開封體放免行錢三司察市
易司農發常平倉三衛具熙河所用兵諸路上民物
流散之故青苗免役權息追呼方田保甲並罷凡十

神宗一見流民
國即長吁不成
寐翌日盡罷新
法以蘇民困雖
平時未能常歷
如傷而聽事之
志切惻憐亦庶
乎知愛民者迨
惟聲上鵬澍雨
立應亟當整其
歲求歲成之念
乃惑於小人和
說已除之弊政
不久旋復其於

有八事民間謹呼相賀是日果大雨遂近沾洽

下監安上門鄭俠獄復行新法

輔臣入賀雨帝示以俠所進圖狀且責之皆再拜安
石上章求去外間始知所行之由羣姦切齒遂以俠
付御史治其擅發馬遞罪呂惠卿鄧綰言于帝曰陛
下數年忘寢與食成此美政天下方被其賜一旦用
狂夫之言罷廢殆盡豈不惜哉相與環泣于帝前于
是新法一切如故惟方田變罷

繪圖之鄭俠猶
取詔獄是神宗
之為德不卒回
能擇而不能守
而王呂輩之飾
說蔽聰實罪不
容誅矣

吐蕃瑪爾戩圍河州王韶擊降之

瑪爾戩圍河州勢甚盛韶自京師還至興平

注見前

之乃與李憲

宦者祥符人

日夜馳至熙州熙方城守韶命

撤之選兵得二萬人諸將欲趨河州韶曰賊所以圍

城者恃有外援也攻其所恃則圍自解乃直趨定羌

城

注見前

破西蕃結河川族斷夏國通路進臨寧河

宋若

以吐蕃香子城置在此河州南

分命偏將入南山瑪爾戩援絕拔柵

去韶還熙州以兵循西山統踏白城後焚賊八十帳

斬首七千餘級瑪爾戩乃率酋長八十餘人詣軍門
乞降詔受之送瑪爾戩赴京初思立之覆師也羌勢
復熾朝議欲棄熙河帝為之旰食數下詔戒詔特重
勿出及是帝大喜授瑪爾戩營州團練使賜姓名趙
思忠

王安石免以韓絳同平章事呂惠卿參知政事

安石執政六年更法度開邊疆老成正士廢黜殆盡
僥慧少年超擢用事天下怨之而帝倚任益專太皇

惠卿投匭請留
蘇端知神宗方
尚用安石卷注
未哀欲指是以

太后嘗乘間語帝曰祖宗法度不宜輕改吾聞民間

甚苦青苗助役宜罷之帝曰此以利民非苦之也后

又曰安石誠有才學然怨之者益衆欲保全之不若

黜出之于外帝曰羣臣惟安石為國家當事

時帝弟岐王顥

在側因進曰太后之言至言也不可不思帝怒曰是我政壞天下邪汝自為之顥泣曰何至是邪皆不樂

而罷

岐王顥字仲明英字第二子

久之太后流涕謂帝曰安石亂天

下奈何帝始疑之及鄭俠疏進安石不自安遂求去

位帝再四勉留安石請益堅乃以觀文殿大學士知

巧其援引且所
行新法又皆其
一力贊成故甘
受譴法善神之
譏耳後此得志
執政可以害安
石者無所不用
其智小人勢盡
交跡相傾相軋
情態實可憎鄙
不獨害國殃民
貽千古唾罵已
也

江寧府呂惠卿使其黨變姓名日投匭留之安石感
其意因乞韓絳代已而惠卿佐之帝從其請
二人守安石成
規不少失時絳絳為傳法沙門惠卿為護法善神惠
卿懼中外有議新法者乃作書遍遺監司郡守使陳
利害又從容曰帝下詔言終不以吏違法
之故為之廢法故安石所建無所更改

初權蜀茶

王韶建開河湟之策遣三司幹當公事李杞入蜀經
畫買茶于秦鳳熙河博馬
貿易也
以著作佐郎蒲宗閔

同領其事

初蜀之茶園皆民兩稅地不損五穀惟宜種茶賦稅一兩折輸稅額三十萬萬杞乃

即蜀諸州版設官場更嚴私交易之令知彭州呂陶
言市易司籠制百貨歲出息錢不過十之二今茶場
司盡權民茶取息十之三茶戶被害不可
勝窮詔止取息十之一而陶遂以是得罪

五月罷制科

自孔文仲對策忤王安石意因言于帝曰進士試策
則是制科何必復置是邪帝然之呂惠卿執政復言
制舉止于記誦非義理之學遂詔罷之

三司使曾布提舉市易司呂嘉問免

先是呂嘉問提舉市易連以羨課受賞帝聞其擾民

以語王安石安石對曰嘉問奉法在公以是媒怨帝
曰免行錢所收細瑣市易鬻及果實水炭太傷國體
安石力辯至譏帝為叢脞不知帝王大畧帝曰即如
是士大夫何故以為不便安石請言者姓名令嘉問
條析時市易隸三司嘉問恃勢陵使薛向出其上及
曾布代向懷不能平會帝出手札詢布布訪於魏繼
宗具上嘉問多收息干賞挾官府而為兼并之事帝
將委布考之安石言二人有私忿于是詔布與惠卿

同治惠卿故憾布脇繼宗使誣布繼宗不從布言惠卿不可共事帝欲聽之安石不可帝遂詔中書曰朝廷設市易本為平準以便民若周官泉府者令顧使中人之家失業若此吾民安得泰然也宜釐定其制布見帝言曰臣每聞德音欲以王道治天下今市易之為虐騷騷乎間架除陌之事矣如此之政書于簡牘不獨唐虞三代所無歷觀秦漢以來衰亂之世恐未之有也嘉問又請販鹽鬻帛豈不貽笑四方帝領

之事未決安石去位嘉問持之以泣安石勞之曰吾已薦惠卿矣及惠卿執政遂治前獄劾布沮新法出知饒州嘉問亦出知常州以章惇為三司使

六月作渾儀浮漏成

時日官皆市井傭販法象圖器俱不能知乃以太常

丞沈括

字存中錢塘人

提舉司天監括博學洽聞于天文方

志律歷醫藥卜算無所不通皆有論著乃上渾儀浮漏景表三議詔從其說令更造至渾儀浮漏成以括

為右正言

宋史天文志括渾儀之制在外者曰體其次曰象在內者曰機衡體之為器為國規

者四其規之別一曰經經之規二二曰緯緯之規一三曰絃絃之規一象之為器為國規者四其規之別一曰璣璣之規二二曰赤道赤道之規一三曰黃道黃道之規一機衡之為器為國規者二機可以左右衡可以低昂浮沉之制為播水之壺三曰求壺視壺廢壺受水之壺一曰建壺求壺進水連于複壺視壺之脇為枝渠以為水節枝渠廢水注于廢壺三壺皆所以播水為水制也目複壺之介以玉椎璣于建壺建壺所以受水為刻也考天文志所載甚繁不能備錄今畧節其槩作注又考天文志括義止言四壺而括本傳乃作五壺續綱目因之反考括竿談云熙寧中更造渾儀刻為玉壺浮漏銅表皆置天文院據此則為五壺當是玉壺之訛今依柯維騏宋史新編削五壺二字而以竿所載附注于此

秋七月立手實法

青苗諸法已極
頭會箕歛之術
至手實法行則
搜括無遺閭閻
益瘡痍迫體矣
惠卿因習安石
之智者及其持
籌握算復變本
加厲以顯其伎
倆殆猶其父殺
人子且行劫者
乎

時免役出錢或未均呂惠卿用其弟曲陽

注見前

縣尉

和卿計創手實法其法官為定立物價使民各以田

畝屋宅資貨畜產隨價自占凡居錢五當蕃息之錢

一非用器食粟而輒隱落者許告有實以三分之一

充賞預具式示民令依式為狀縣受而籍之以其價

列定高下分為五等既該見一縣之民物產錢數乃

參會通縣役錢本額而定所當輸錢詔從其言于是

民家尺椽寸土檢括無遺至于雞豚亦徧抄之民不

聊生

初憲卿雖制是法然猶災傷五分以上不預荆湖察訪使蒲宗孟上言此天下之良法使民自

供和無所擾何待豐歲願詔有司勿以豐凶弛張其法從之民于是益困矣蒲宗孟字得正閬州新井人

九月三司火

焚屋千八十楹案牘殆盡詔諸路熙寧五年文帳悉封上防其因火為姦也

冬十月置三司會計司

什一而稅方可徵而謂古非特什一是知聚歛之臣必恃聚歛之利口遂巧說以亂經而無所忌憚至制民財以增吏祿欲人知自重可以省刑尤為謀見不思憂吏之所以病民者以其貪得無厭也即加之祿其貪猶是及其既犯而繩之以法庶幾

初帝嘗患增置官司費財王安石謂增制官司所以省費帝曰古者什一而稅今取財百端安石謂古非特什一而已安石又欲盡祿天下之吏帝未之許而三司上新增吏祿歲至緡錢百十一萬有奇主新法者皆謂吏祿既厚則人知自重不敢冒法可以省刑然良吏實寡賊取如故往往陷重辟議者不以為善詔三司帳司會計是歲天下財用出入之數以聞令宰相提舉其事至是韓絳請選官置司以天下戶口

德一做百乃
豫竭萬姓之膏
以充百司之費
何異畏猛虎之
噬人而先剗肉
以啖之手

金源肇起東方
與本朝滿洲之
地同一疆域如
完顏為金國族
至今稱我旗籍
而金之傳祚氏

人丁稅賦場物坑冶河渡房園之類租額年課及一
路錢穀出入之數去其重複歲比較增虧廢置及羨
餘橫費計贏闕之處使有無相通而以任職能否為
黜陟則國計大綱可以省察三司使章惇亦以為言
乃詔置三司會計司以絳提舉

遼女真部節度使阿庫納

舊作烏古迺
今改後仿此卒

阿庫納之先曰丞普自高麗來居完顏部

金史世紀
丞普來兒

顯年已六十餘部人有賢女亦年
六十而未嫁乃納之生二子一女

凡六傳而至阿庫

納稍役屬諸部會五國

城名在今寧古塔東北遼佛時自此而東凡五國故名

寧

舊作蒲
肅今改

部節度使里巴美

舊作拔乙
門今改

入遼遼將致

討阿庫納襲而擒之獻于遼主遼主召見燕賜加等

以為生女真部節度使始有官屬紀綱漸立然不肯

受印繫遼籍其部內舊無鐵隣國有以甲冑往鬻者

以厚價售之得鐵既多因以修弓矢備器械兵勢稍

振前後願附者眾至是五國穆延

舊作沒
撫今改

部舍音

舊作

斯哥貝勒復入遼阿庫納代之舍音敗走阿庫納將
今改

即金滿存轉音此其明證也問考史冊所載全語與今國語類多相合第音譯傳訛遂至歧異而元人所著金國語解一篇又多臆度失真如勃極烈即今貝勒為管理眾人之稱乃解為猶漢云蒙宰附會無當至猛安音近今明安明安干也與干夫長

相協謀克之為
百夫長義實難
通或即今語穆
昆謂族長之轉
猶可比合若以
按出虎為金與
國語愛新迥不
相類而金國語
解復有金曰按
春之文則又與
金耳墜語同亦
與金無涉不知
何以路謬若此
蓋金朝所製女
真大小字未經
流傳中外而又

見遼將自陳敗舍野之功行次拉林

舊作系水金史
沈今改地理

志上京會寧府有拉林河

有疾而卒

從金退
贈景祖

子和哩

金會寧府今寧古塔地

布

舊作勃里
金源事
始見此

乙卯八年春正月竄鄭俠于英州罷參知政事馮京放秘

閣校理王安國

字平甫安
石之弟

于田里

俠上疏論呂惠卿朋黨壅蔽仍取唐魏徵姚崇宋璟

李林甫盧杞傳為兩軸題曰正直君子邪曲小人事

業圖迹在位之臣與之暗合者各以其類復為書獻

未詳擇以漢字
其後裔式微遂
無從考證不及
我國圖書審音
辨字之精詳足
為同文準的耳
大各國各有其語
各有其字我滿
洲與蒙古一字
一音即盡其一
字一音之義從
無一音而有兩
字以至數字惟
漢字則一音有
多至數字者于
是以漢字詳清

之且薦馮京可相并言禁中有人披甲登殿詬罵等

事惠卿奏為訕謗令中丞鄧綰知制誥鄧潤甫

字溫伯江

西建昌人治之遂編管俠于汀州京在政府嘗與惠卿爭

辯而王安石弟安國素與俠善侍御史張璪承惠卿

旨劾京與俠交通有迹時俠已行惠卿遂令奉禮部

舒亶

字信道明州慈谿人

往捕遇于陳州搜其篋得所錄名臣

諫疏

先是御史臺吏楊忠信謁俠曰御史紙默不言而君上書不已是言責在監門而臺中無人也

取懷中名臣諫疏二帙授俠曰以為正人助及是遂投得之

有言新法事及親朋

字者得以意
為愛惜每取惡
字以示見貶不
但于異國異字
用之即于同一
漢文頗有用是
為抑揚者矣此
疊韻造字所以
有鬼夜哭之語
也然漢自漢而
清白清以漢攝
清屬非本大庸
何傷乎若求其
音之正則必當
用今之三合音
字庶不為失本

書尺悉按姓名治之獄成惠卿欲致使以死帝曰使
所言非為身也忠誠亦可嘉豈宜深罪但徙英州京

罷政出知亳州安國奪秘閣校理放歸田里

初安國任西京

國子教授秩滿至京師帝以安石故特召對問曰漢
大帝何如主安國對曰三代之後未有也帝曰但恨
其才不能立法更制耳安國對曰文帝自代來入未
央宮定變故故傾呼吸間恐無才者不能至用賈誼
言待羣臣有節專務以德化民海內興于禮樂幾致
刑措則文帝加有才一籌矣帝曰王猛佐苻堅以最
爾國而令必行令朕以天下之大不能使人何也曰
猛教堅以峻刑法殺人致秦祚不長今刻薄小人必
有以是致陛下者願專以寬舜三代為法則下豈有
不從者乎帝又問卿兄秉政外論謂何安國對曰恨

米而三合音字
非人所能盡曉
茲因批閱通鑑
輯覽思金史成

于漢人之手于

音譯既未指習

且復任情毀譽

動輒以配字動

其詆毀如烏珠

之必書元本之

類不可枚舉而

目勒或詆為勃

極烈或詆為字

虛實可鄙笑哉

國家中外一統

治洽同文不

知人不明聚歛太急國帝不悅由是止授崇文院校
書尋改秋閣校理安國屢以新法之弊力諫安石又
嘗以佞人目惠卿
故惠卿銜而逐之

二月復以王安石同平章事

初呂惠卿迎合安石建立新法安石故力援引驟至
執政惠卿既得志忌安石復用遂欲逆閉其途凡可
以害安石者無所不用其智安石聞而怨之時韓絳
頗處中書事多稽留不決且數與惠卿爭論度不能
制密請帝復用安石帝從之安石承命即倍道而進

忘金朝之人名
官族為高麗者
沈傳所誤因命
託臣志按國語
改正其舊名仍
注于下以資參
考使讀史者心
目豁然不為前
人謬妄所惑特
于初見處從其
大凡如此

七日至汴京

三月遼人復來議疆事遣知制誥沈括報之

劉忱等與蕭素會于大黃平

在代州境

三議不能決遼人

初指蔚朔應三州分水嶺土壠為界及忱與之行視
無土壠乃但云以分水嶺為界凡山皆有分水遼人
意至時可以罔取也相持久之至是遼主復遣蕭禧
來致國書以忱等遷延為言乃命韓鎮代忱等與遼
使議鎮與禧爭辯或至夜分禧執分水嶺之說不變

留館不肯辭曰必得請而後反帝不得已先遣知制

誥沈括報聘括詣樞密院閱故牘得頃歲所議疆地

書指古長城為分界今所爭乃黃嵬山

在代州崞縣西南接寧武

界相遠三十餘里表論之帝曰大臣殊不究本末幾

誤國事乃賜括白金千兩使行括至遼遼相楊遵勗

考遼史楊遵勗字益誠范陽人太原初拜南府宰相不言以字行而宋史沈括傳則書字曰契丹相楊益

戒今依遼史改書名

與議不能屈謾曰數里之地不忍而輕絕

好乎括曰師直為壯曲為老今北朝棄先君之大信

以威用其民非我朝之不利也凡六會竟不可奪乃

還

括在道圖其山川險易迂直風俗
澤應人情向背為便契丹國上之

夏閏四月陳升之罷

升之深狡多數善傳會以取富貴初附安石及拜相
即求解條例司世以是議之號為荃相

六月王安石上三經新義詔頒于學官

先是置經義局訓釋詩書周禮三經以王安石提舉

呂惠卿王雱同修撰

帝欲召程顥與
其事安石不可

至是書成上之

帝謂安石曰今談經者人人殊何以一道德卿所著經其以頒行使學者歸一遂頒于學官號曰三經新義加安石左僕射呂惠卿給事中王雱龍圖閣直學士雱辭新命惠卿勸帝許之由是王呂之怨益深

新義

既頒一時學者無敢不傳習主司能用以取士先儒傳注一切廢而不用又熙春秋之書不列學官至歐之為斷爛朝報安石又以字學久不講後罷居金陵作字說二十四卷以進多穿鑿附會其流入于佛老云

司徒侍中魏公韓琦卒

諡忠獻

琦卒前一夕大星隕州治槐馬皆驚帝自為碑文載

琦大節篆其首曰兩朝顧命定策元勲贈尚書令後

追封魏王

史臣曰琦相三朝立二帝當治平危疑之際兩宮幾
成嫌隙琦處之裕如卒安社稷歐陽修稱其臨大事
決大義垂紳正笏不動聲色措天下于
泰山之安可謂社稷之臣豈不信哉

秋七月太白晝見

詔韓縝如河東割地以畀遼

遼使爭議疆事不決帝問于王安石安石勸帝曰將

沈括力爭地界
其言侃侃擊寒
不減富弼安石
輕於割地認以

欲取姑與為詞
試思爾時邊備
日弛其勢已難
從振所謂欲取
者安在而所失
則已多矣苟安
目前而不知遠
計乃宋室君臣
通病至於強詞
奪理則安石之
奸惡技也

欲取之必姑與之于是詔于分水嶺為界禧乃去至
是遣天章閣待制韓縝如河東割新疆與之凡東西
失地七百里遂為異日興兵之端

八月庚寅朔日食

韓絳免

絳與安石議事不合以疾求去出知許州已而三司

會計司亦罷

絳臨事果敢故韓琦以為有公輔器而薦用之特以素黨安石為清議所少

冬十月呂惠卿有罪免

御史蔡承禧論惠卿姦惡惠卿居家俟命中丞鄧綰
亦欲彌縫前附惠卿之迹以媚安石安石子雱復深
憾惠卿遂諷綰發惠卿兄弟彊借秀州華亭

唐縣今為江南

松江府治

富民錢五百萬與知華亭縣張若濟買田共為

姦利事置獄鞠之惠卿竟罷出知陳州綰又論三司
使章惇協濟惠卿之姦出知湖州

星見詔求直言罷手實法

羣出軫帝以災異數見避殿減膳詔求直言赦天下

詢政事之未協于民者王安石率同列上疏言晉武

帝五年彗出軫十年又有彗而其在位二十八年與

乙巳占所期不合

考晉書天文志武帝泰始四年彗星見軫占曰為兵喪非五年又十

年有彗字于軫占曰天下兵起是歲為甲子非乙巳且武帝在位二十六年非二十八年蓋天道

遠先王雖有官占而所信者人事而已裨竈言火而

驗欲禳之國僑不聽鄭亦不火

見左傳事具前

有如裨竈未

免妄誕況今星工哉竊聞兩宮以此為憂望以臣等

所言力行開慰帝曰聞民間殊苦新法安石對曰祁

安石過惡所謂
天變不足畏祖
宗不足法人言
不足恤三言盡
之至神宗強起
復出專取上所
不喜之人驟加
進用以示權勢
其惡益明目張
膽矣無將之誅
尚可追乎

寒暑雨民猶怨咨此無庸恤帝曰豈若并祁寒暑雨
之怨亦無邪安石不悅退而屬疾卧帝慰勉起之其
黨謀曰今不取上素所不喜者暴進用之則權輕將
有窺人間隙者安石是其策帝喜其出凡所進用悉
從之鄧綰言凡民養生之具日用而家有之今欲盡
令疏實則家有告訐之憂人懷隱匿之慮商賈通殖
貨利交易有無或春有之而夏已蕩析或秋貯之而
冬已散亡公家簿書何由拘錄其勢安得不犯徒使

謫訟者越賞報怨畏怯者守死忍困而已詔罷手實

法

十一月交趾大舉入寇陷欽廉州

注俱見前

初廣西屯北兵二十指揮以備邊父人畏之會沈起

坐邊議罷以知處州

隋置今為府屬浙江

劉彛代之彛至奏罷

北兵而用槍杖手分成聽偏校言以為安南可取乃

大治戈船交人來互市率皆過絕表疏上訴亦不得

達至是遂分三道入寇一自廣府一自欽州一自崑

崙關連陷欽廉二州殺士丁八千人事聞起坐貶安
置郢州而除彝名明年正月交人圍邕州知州事蘇
緘悉力拒守外援不至及城陷死之

緘命其家三十六人皆先死藏

尸於坎乃縱火自焚城中感緘之義無一人降者交
人盡屠之凡五萬八千餘口事聞詔贈緘奉國節度

便誼
忠勇

熊本擊渝州獠

即古板橋
壁注見前

降之置南平軍

渝州南川

本蠻地唐為縣宋廢
復置分縣屬重慶府

獠木斗叛詔本安撫

之本進營銅佛垠

在南川縣南地有金銅佛
像二相傳為唐明皇所鑄

破其衆

木斗舉秦州

當作漆州唐置來為羈縻州後改為榮
德等砦地在今重慶府綦江縣而接貴

州遵義
府界

地五百里來歸為四砦九堡建銅佛埧為南

平軍召本還知制誥

本欲取媚王安石因上疏曰天
下之治有因有革期于趨時適

治而已陛下出大號發大政可謂極因革之理然改
治之始安常習故之革交雜合緣或諍于廷或謗于
市或投劾引去者不可勝數陛下燭見至理獨立不
奪今雖少定彼將伺隙而逞願陛下深念之勿使彼
有以規其間而終萬世
難就之業天下幸甚

遼主洪基殺其后蕭氏

蕭氏姿容冠絕工詩善談論好音樂立為后生太子

濬時北院樞密使耶律伊遜專政勢傾一國忌后明敏于是宮婢單登等誣后與伶官趙惟一私通伊遜以聞詔伊遜劾狀遂誅惟一后賜自盡歸其尸于家

後追諡
宣懿

十二月以元絳

字厚之錢塘人

參知政事曾孝寬簽書樞密院

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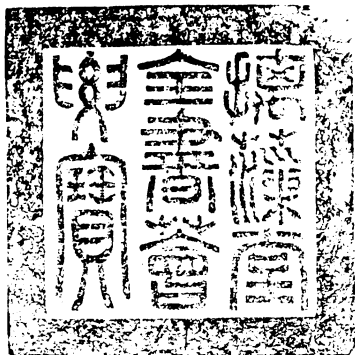
絳在翰林諂事王安石而安石嘗德曾公亮之助已欲引公亮子孝寬于政地以報之由是二人同升

鹽法所以利民
食通商自勝于
在官然日月所
需固當聽民自
便宜可預定資
富多少之差至
私販不行則
格而民
之虞
宿即同私
屬民甚矣為此
計者果具何肺
腸耶

更定解池鹽鈔法

自薛向立鹽鈔本其後多虛鈔而鹽益輕至是多言
官賣不便乞通商王安石主提舉張景溫之言至課
賣官鹽隨貧富作業為多少之差買賣私鹽聽人
以犯人家財給之買官鹽食不盡留經宿者同私
鹽法于是民間騷怨鹽鈔舊法每席六緡至是三緡
有餘商不入粟邊儲失備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七十七



總校官進士 臣程嘉謨

校對官學錄 臣常循

膳錄監生 臣周光裕